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哲学

*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 Einführung in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真理、时间与自由 一个哲学理论的导论

[德] 安东·科赫 著

陈勇 梁亦斌 译

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 Einführung in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真理、时间与自由 一个哲学理论的导论

[德] 安东·科赫 著

陈 勇 梁亦斌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武丛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理、时间与自由:一个哲学理论的导论/[德]安东·科赫 著;陈勇,
梁亦斌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当代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ISBN 978-7-01-015284-4

I. ①真… II. ①科…②陈…③梁… III. ①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2637 号

原书名:Wahrheit, Zeit und Freiheit. Einführung in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原作者:Anton Friedrich Koch

原出版社:Mentis Verlag GmbH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15-2229

真理、时间与自由

ZHENLI SHIJIAN YU ZIYOU

一个哲学理论的导论

[德]安东·科赫 著 陈勇 梁亦斌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170 千字

ISBN 978-7-01-015284-4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译者序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轴心时代”算起在东西方都有2500年左右的历史。在科学昌明并且科学精神深入我们骨髓的当代，古老绝不意味着权威与真理，假如我们没有经过理性天平的衡量就接受某种学说，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前现代。“大胆使用你的理性”，处于启蒙时代的康德曾如此告诫道。哲学不是真理的化身，哲学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是确定无疑的，柏拉图被其学生亚里士多德批评，康德被黑格尔批评，海德格尔批判了整个西方哲学史，逻辑经验主义者如卡尔纳普则认为所有形而上学都不过是无意义的语句而已，等等。但即便如此，哲学并不是个人的领悟、感想、意见，而是作为一门学问揭示了某方面的真理，这些真理都经得起理性天平的衡量。那么哲学究竟揭示了哪方面的真理呢？科赫在本书中给出的回答是：真理、主体性、时间与自由。全书共有十一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内容为真理理论；第二部分第七、第八章，内容为主体性理论；第三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内容为时间理论和自由理论。

科赫的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本西方哲学史的“辩护之书”，如其在前言中所说：“我希望指出的是，它并不是在陈述我自己的理论，而是对哲学自从巴门尼德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的简短论述。”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任何强有力的辩护都不应该只是事实的铺陈，而应该同时做到论点鲜明、论证清晰以及论据充分，从译者阅读此书的经验来看，科赫无疑成功实现了前两点，第三点限于篇幅，看起来稍有不足。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出版于2006年的不足200页的小册子之外还有一本同时出版的将近700页的“专业版”（《真理和时间论稿》），在其中所有在本书中出现的论点都得到了更详尽的论述。根据科赫自己在前言中的介绍，本书的目的之一是为学生提供一本工具手册，使得学生既能从历史的角度也能从系统的角度敲开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史的大门。本书的语言相对其他哲学著作而言通俗易懂并且简洁凝练，因而译者认为非常值得为国内哲学专业的学生以及其他哲学爱好者首先译介本书。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与中世纪都被称为自然哲学，例如牛顿就将其最重要的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当代学者诟病的形而上学往往被混淆为自然哲学，但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就有意识地区分了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参看柏拉图对话录《斐多篇》），亚里士多德则更是明言，第一哲学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来研究，自然哲学（他称为“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物的变化和运动（参看其著作《形而上学》、《物理学》）。第一哲学被后世哲学家称为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它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物，也包括人工物，而且它研究的不是存在者的变化或运动，而是它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九卷第十章提出，存在者和非存在者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是“真者”和“假者”。科赫的观点与此相近，他认为第一哲学乃是真理理论。真理不仅是认识论上的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一切存在者都只有通过真理才向我们显现。无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或精神抑或是二元



的,它都首先必须是“真者”,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存在者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真者”,而非存在者是“假者”。第一哲学首先需要探讨的是真理问题,而不是世界的本质问题。反过来看,假如认识要为真,那么认识的对象就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真理理论、认识论与存在论依其定义就是密不可分的,科赫选择的是从真理理论出发。

本书的出发点是“真理的实情”: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真理要求,无论是通过意见还是判断。当我们表达“上海位于海边”这样一个意见时,我们同时要求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当且仅当存在“上海位于海边”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提出真理要求的同时就是提出对于知识的客观性与事实的客观存在的要求。我们的意见或判断可对可错(可真可假),它是二值的,并且二值性是为我们所知的,因为我们不仅知道客观现象的存在,如“上海位于海边”,我们还知道主观假象的存在,如“筷子在水中是弯的”。科赫赞同康德:我们认知的对象是现象而不是自在之物,并且现象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想象。这个观点在本书中被称为“认识论的实在论”,与之相对的是“形而上学的实在论”。

第二章讨论了传统的命题逻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现代谓词逻辑(弗雷格,戴维森),并且试图说明两者在真理论上并无本质性的差别。某个命题、意见或者判断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这是由于它本身就包含着二元结构(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无论二元结构是指主谓结构,还是指概念—对象结构。接着科赫区分了三种意义的“是”或“存在”(Sein):真理性的、谓述性的与存在性的。任何一个命题都包含了这三种意义:命题是真或是假,命题的主谓结构,命题所判断的对象存在或不存在。与之对应,真理也有三个方面:现象与认识方面、实用主义方面、实在论方面。

第三章中科赫在康德和施特劳森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指称理论”：主体以自己的身体为框架、在先验的时空形式中指向某个具体对象(客体)。任何指称都同时是判断,用康德的话来说:任何客体化都是判断。任何有效的指陈或判断都同时既是概念性的(话语性的,知性的)又是感性的。第四章中科赫讨论了当代语言分析哲学中的一些理论,特别是美国哲学家布兰登的“内涵推理理论”,他试图说明概念的意义最终必然是基于具体的感性对象的,也就是说理论的最终目的是符合客观的感性对象(现象),或者说是追求(实在论意义上的)真理。

第五章中科赫定义了“个人”:时空中的个体,并且作为主体将自己理解为时空中的个体。康德意义上的欧几里德空间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经验空间或者说物理空间是非欧的,这是科赫对康德先验感性论的批判与发展。欧式空间只存在于主体的先验想象力之中,它有三个维度并且是连续的。与之相对,我们可以把概念和命题存在的地方称为“逻辑空间”(维特根斯坦)。两种空间都是非对称的,人在它们之中的运动(概念的内涵推理或者说理论活动;感性的指称活动或者说感知)都具有方向性:指向(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真理。

第六章讨论了说谎者悖论,它反映出逻辑本身是无根基的,因而推理活动或者说理论活动本身就蕴涵了悖论。巴门尼德命题“存在与思维是同一的”并不成立,存在不能只是思维中的抽象存在,而必须同时具有感性的成分,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现象性的(康德);此外,真理也必须是现象性的,(现象与认识意义上的)真理是无蔽(海德格尔)。如果理论活动本身具有不一致性,那么哲学、物理学、政治与伦理中的立法都不可能完结,也就是说无法达到完满状态。这是本书中最大胆、最令人惊讶的观点!科赫在存在论上显然更加偏向赫拉克利特(“自然喜欢隐藏自

身”)与海德格尔(“去蔽和遮蔽是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巴门尼德与黑格尔的一元论(“存在与思维是同一的”)。

第二部分(第七、八章)从先验主体性理论开始,(受其好朋友法克的影响,)科赫将笛卡尔的“我思”与康德的“逻辑主体”解释为“向我如是显现”。这种思维主体(“向我如是显现”)是不可错的,因此它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科赫认为这种先验自我就是维特根斯坦在《棕皮书》中所说的“我”的主观用法,而“我”的客观用法则是指身体,居于两者之间的是指称活动的主体,也就是“个人”,梅洛-庞蒂所说的“具身化的自我”,这两种“我”都是经验自我。不难理解的是,如果思维活动和感知活动是统一的,那么三种意义上的“我”其实也是同一的,“我”就是具体的个人。科赫认为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关系:一方面,先验自我只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它是经验的先验条件(“逻辑主体”),没有经验的话就不会有先验自我,所以客观性是让“我”具有意义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如果先验自我这种主观性不存在,那么客观性或真理也不会存在。在第八章中科赫指出:具体的个人,也就是第三种意义上的“我”,是思维活动与感性活动的统一体,真理只有对他才会显现,它既是知性的、概念性的或者说话语性的,也是感性的,因此它不能脱离感性的先验条件:时空形式。

第三部分(第九、十、十一章)涉及的是时间与自由。如同先验空间不同于经验空间或者说物理空间一样,先验时间也不同于物理时间。物理时间只是度量运动的量(亚里士多德),它并不具有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而先验时间则是指向未来的和不可逆的。麦克塔卡特区分了三种时间序列:A序列、B序列和C序列。A序列时间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体,科赫认为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时间性,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 A 序列时间不是相继的,(与海德格尔一样,)科赫认为它是对于永恒的最好诠释。此外,A 序列时间是有方向性的:指向未来,实际上 A 序列时间是实践的时间,对于实践主体来说未来始终是开放的,他始终可以筹划未来,在这个意义上 A 序列时间说明了人的自由。B 序列时间涉及“先前—后来”,它是相继的并且也是有方向性的,科赫认为它是现象时间。现象在 B 序列时间中是前后相继的,并且现象之间的顺序是不可逆的,因此现象之间存在着因果决定性(康德);在 B 序列时间中,不仅当下是现实的,过去和未来也是现实的,这是因为实体是在时间中持存的(康德,亚里士多德)。如果说 A 序列时间是主观的,B 序列时间既是主观的(方向性)又是客观的(现象性),那么 C 序列时间就是客观的物理时间,它没有方向性并且也许是可逆的。科赫认为物理时间是衍生性的,是对现象时间进行抽象的结果,而现象时间是不可逆的,因而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三种时间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自然界的决定论就可以与实践自由相容,科赫将这个观点称为“元相容论主义”。

科赫的哲学理论是紧扣西方哲学史脉络的,但并不如他自己所谦称的那样这不是他自己的理论。黑格尔几乎继承了在他之前的整个哲学史,但没人会认为他没有自己的哲学,科赫的哲学理论无疑也是具有独创性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将自己所阐述的理论体系称为第一哲学,并且认为第一哲学是一门承认悖论的科学,在这里他回溯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他花最多精力与时间研究过的一本书,尽管黑格尔在这本作为“工具手册”的书里几乎没有被提及。通过译者的简短介绍,读者也许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科赫的理论体系是复杂的。是的,这个理论体系综合了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与语言分析哲学,是科赫治学三十余年的结晶。如果读者对科赫的学



术经历感兴趣,那么以下是最简单的介绍: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Anton Friedrich Koch, 1952—),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讲席教授,海德堡科学院成员,国际知名的黑格尔专家,1980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德国哲学史家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1989年在慕尼黑大学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曾先后执教于慕尼黑大学、哈勒大学、图宾根大学,也曾任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重点为古希腊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海德格尔与分析哲学。

本书前半部分自前言起至第六章“话语悖论”由陈勇译出,后半部分自第七章“先验的和个人的主体性”起至正文结尾由梁亦斌译出。译者序由陈勇撰写,译名表由陈勇译出、梁亦斌合作修改。人名表由梁亦斌译出。两位译者分别对各自的译文负责、署名不分先后。

本书德文版在正文脚注里提到了很多参考文献,并且在书末附有这些文献的详细信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对此未加修改,请读者在需要时查阅书末的文献目录。

作为科赫教授的巨著《真理和时间论稿》(Versuch über Wahrheit und Zeit. Mentis Verlag, Paderborn, 2006)的简写版,这本书在不少地方旁征博引且异常艰深,对读者和译者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在德国的紧张学习之余锱铢积累译出此书,因学养所限,难免会有粗糙疏漏之处;并且由于是合作译出,前后两部分行文用词不尽相同,对一些细处的处理也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向读者保证的是,科赫的论述是清晰与融贯的,如果读者碰到语言上的困难,或是因为德语翻译为汉语本身就具有的困难,或是因为译者功力不逮,烦请给予谅解。对于想了解德国当代最新哲学理论建构的读者,我们认为译文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程炜博士和蒋运鹏老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编辑武丛伟女士不厌其烦地提出了参考意见并且一直容忍了译者的拖沓,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前 言

7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而且它的学说一直在不断地更新。当然哲学学说和数学定理不同，因为它们不能被在教科书中一一列举出来。假如人们不是一直关注这些学说所涉及的对象，而是仅仅继承了一些哲学文本，那么这些学说的意义就会转瞬即逝。假如一种哲学学说只留下了一些文本，那么它就必须从头开始被重构起来，就如同连那些文本也不存在一样。这种重构的工作经常处于不断变化的条件之下，因此人们需要对实事本身的深刻洞见以及强大的解释学上的把握能力，以便能够在新的概念外衣下将古老的学说辨认出来。后世哲学家常常不知道他们离先前哲学家是多么的近，与此相关的是，所有重要的哲学学说都不断地被争论着。

当然上述情况和哲学复杂的邻邦关系有关，而哲学始终将自身安顿于这种关系之中。只有通过智识上的不断努力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在哲学和各个时代的流行精神之间划出一道界线（并对那些越界的邻居进行防卫）。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试图通过哲学思考将政治、宗教或世界观的种种倾向从哲学中隔离出去，这种划界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在哲学中本来最应该成为严格科学的地方却往往被世界观的狂热占据着，这种狂热只拉拢自己的同类，却忽略了理论上的替代可能性。

由于上述的原因,出现以下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学科化、专业化和分类化等种种努力都不能减弱关于哲学基本学说的争论。这些努力在哲学史中会时不时地出现,并且于今为盛。一方面哲学必须被不断重新“经院化”:哲学家们必须为了“学院”,为了一个小小的学生和专业受众进行研究、教学以及写作,他们所写出来的文章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是无法下咽的;而另一方面哲学问题以及它们的答案却与每个人都相关,因为它们涉及的是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无论作为生活的重负还是志趣都必须被我们接纳和承受,直到我们死去。因此哲学应该不断走出学院,进入普罗大众的世界之中去。

- 8 专业学者必须很努力才能满足这个要求,以便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这使得他们往往变得犹豫起来。不同义务之间的冲突威胁着他们:我们作为哲学家应该面对普通公众,但我们同时注意到自己还不被允许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就连专业中的本职工作我们还没有被完成。在现实中我们所做的事应该被颠倒过来,但我们喜欢用上述想法作为借口,以使得我们能够安于日常的专业工作。

但到了某个时刻我们就不能再推托了,而是必须积极行动,即使我们对此的准备永远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行动呢?鉴于这种考虑,我将要呈现给公众的只是一种哲学理论的导论,这种哲学理论我已经在《真理与时间论稿》^①这本书中给专业受众讲述过了。假如有的读者觉得在本书中被撒下的理论之网过于稀疏并且能够捕捉的东西过少,那么他们可以到那本书中去查阅一下是否能找到这本书所遗漏的东西。

我想要说的是,这本书涉及的不是我自己的理论,而是自巴

^① 本书实际上是作者此前出版的《真理与时间论稿》(2006)的简写本,后一本书目前还没有汉译本。——译者注



门尼德时代以来各种哲学成就的简短叙述。当然这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并不是每种重要的哲学理论都能与其他理论毫无矛盾地被组合在一起,而且肯定存在太多的哲学理论了,它们在一本导论中是无法都被涉及的。为了论述上的经济性和无矛盾性,我必须选择性地进行论述,因此我的论述结果也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在论述中我只会肯定性地引入和我自己的论证相符的观点。我的论证的开端是这样一个实情:我们通过思考和言说会提出真理要求。我们必须尝试去探究:(a)在提出真理要求时我们已经潜在地假定了哪些东西;我们也必须尝试说明:(b)我们合理地假定了我们所假定的东西。关于我所使用的方法,在最后一章的开头部分我会进行简短的说明。假如现在就谈论它的话会有这样一个缺点,即在没有任何例子的情况下只能进行抽象的谈论;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即我用来描述我的方法的不同方面的专业术语(“语言分析的”,“现象学的”,“形而上学的”)还没有被引入,而根据它们的体量,我必须花巨大的精力才能将它们介绍给读者。

由于我尝试将被我视为哲学成就的各种理论置入一张系统性的论证网络之中,也就是置于一种已经半闭合的理论形式之下,所以各种哲学理论会不可避免地融合成为我的哲学立场,而它与处于竞争关系的其他各种哲学立场常常相矛盾。就像已经提到的那样,在哲学中一些基本学说一直都在被争论着。因此虽然我希望写的只是一本哲学导论,但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对于许多处于竞争关系的哲学理论中的一种理论的导论。⁹

这样的哲学导论无疑是不易阅读的,它要求的是缓慢的推进、努力的思考、不断的来回翻页和反复的阅读。我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使得阅读此书的前提条件不是哲学上的专业知识,而是普通的教育水平,假如没有这种教育水平的话,人们同样不会理解一本小说或者一本工具书。我的目标是给有耐心的读者写一本书,他们愿意对一些问题以及它们的答案进行努力的思考,这些问题在

哲学史中从 2500 年前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地被提出；但同时这本书也应该面向哲学专业的学生，它会通过一定的篇幅以简洁的形式来讲述一种历史性的、系统性的并且能彼此衔接的哲学理论，以这种方式将你们引进哲学的大门。为了使得这本书能够被读者当作一本工作手册来使用，我也提供了脚注、文献清单以及各种索引。

Hildegard Mühlemeier, Maresa Mühlemeier 和 Mike Stange 阅读了这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感谢 Käthe Trettin 为叙述上的改进工作提供的重要启发。通过和 Alexandra Newton, Matthew Chrisman 以及 Mike Stange 对《真理和时间的论稿》中的论题以及论点的讨论，我获得了许多额外的、对于实事本身的清晰概念，这对于这本书来说无疑是很有裨益的，就如我所希望的那样。Hildegard Mühlemeier 和 Mike Stange 关于人名索引，Mike Stange 关于概念索引做了许多工作。对以上诸位我都致以衷心的感谢！



目 录

译者序	/
前言	/
第一章 真理和客观性	/
第二章 指称和谓述	19
第三章 指涉的预设	38
第四章 真理和话语	55
第五章 话语和空间	68
第六章 话语悖论	82
第七章 先验的和个人的主体性	106
第八章 主体性论点	128
第九章 作为非相继性的时间的 时间性	141
第十章 时间和自由	157
第十一章 意志自由的困境	179
参考文献	190
索引	196

真理和客观性

真理的实情

哲学必须从一个奠基性的、无可争议的事态出发。我们提出各种真理要求,这种做法有时是合理的,即便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如此的话,这个平淡无奇的事实就属于这样的事态。“提出真理要求”听上去有点对实际情况夸大其词:我们非常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或那是真的;我们做出判断;我们形成意见并通过命题(陈述句)将它表达出来,而这些命题(陈述句)可能为真或为假(如我们所愿的话,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的)。这个奠基性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真理的实情。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身就是真理的实情,因为,为真的是命题和意见(它们在不利的情况下为假),而且是我们自身拥有并且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意见。人是一种拥有语言的生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论及了这点。^① 虽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这样的情况也不必一直保持不变。我们可能会再一次失去语言,说不定这正在悄然发生,也许其他物种会获得语言(这也许也正在悄然发生),但这种漫长的进程不会使我们此时此地就坐立不安。

^① Aristoteles, *Politik I*, 1053a10.